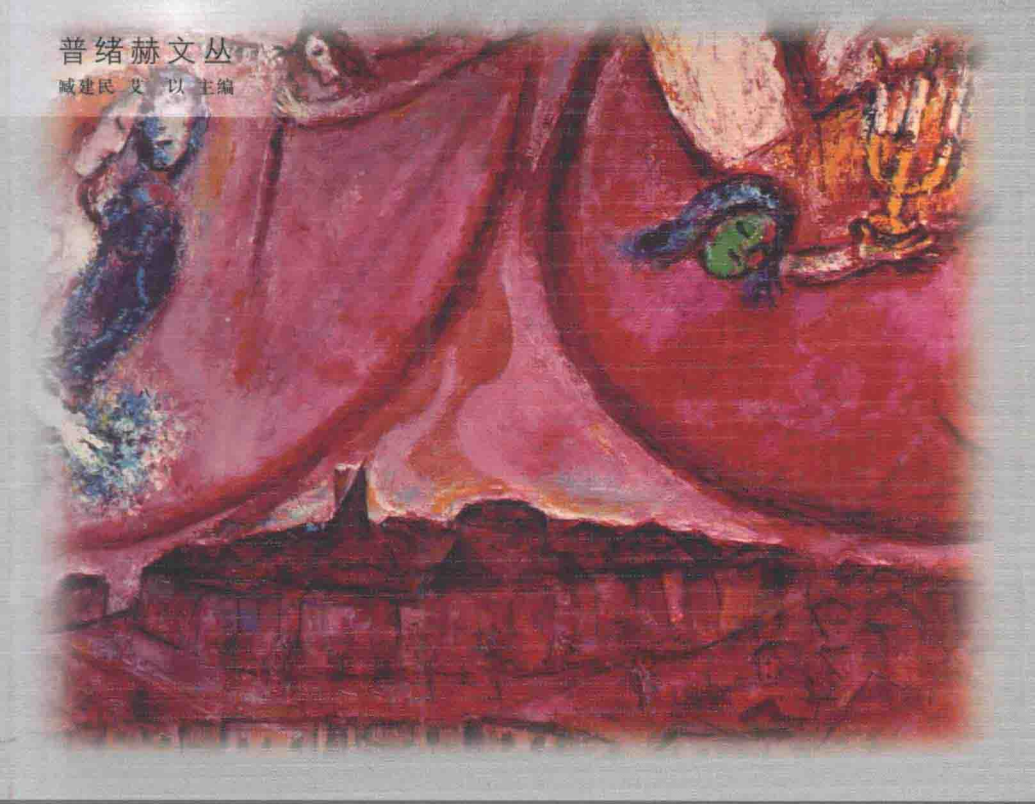


普绪赫文丛

臧建民 艾以 主编



风雨不了情



庄智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普绪赫文丛 V

臧建民 艾 以 主编

风雨不了情

庄智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不了情/庄智娟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普绪赫文丛/臧建民, 艾以主编. 第5辑; 3)

ISBN 978-7-5426-3431-3

I. ①风… II. ①庄…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20600 号

普绪赫文丛 V (风雨不了情)

主 编 臧建民 艾 以

著 者 庄智娟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黎 迦 蓝 漪

装帧设计 王逸凌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江苏常熟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32 .

字 数 2400 千字

印 张 110

书 号 ISBN 978-7-5426-3431-3/I · 507

定 价 300.00 元(全 10 册)

总 序

近几年,上海作家协会着力建设服务型作协,为作家多办实事和办好实事,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一项就是为作家的作品出版提供支持和服务,《普绪赫文丛》就是一例。以“普绪赫”命名的文丛受到了作家们的欢迎。收进《普绪赫文丛》的作品,作者或是作协会员或是上海文学创作中心注册作家,他们热爱并坚持文学写作,少则一二十年,多则五六十年,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普绪赫是上海作协花园里的一尊雕像,这个花园被称为爱神花园。早在1926年间,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在设计方案中,就已将普绪赫喷泉作为花园的象征,而普绪赫则成了爱神花园的灵魂。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她总是会出现在那些重要的地方,由此普绪赫也成为上海作协的标志。

在希腊神话中,普绪赫是人类灵魂的化身。普绪赫为了争取幸福,她绝不服从万能的神的安排,在经受磨难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与爱神丘比特结为恩爱夫妻,获得了幸福。普绪赫不畏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来自于她的坚定信念。由此,她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属于人的理想世界。这个神话寓意深远,作为

艺术形象普绪赫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完美。希腊文里普绪赫的意思是蝴蝶和灵魂。古希腊人认为,从蛹里钻出来的蝴蝶,代表人的不朽的灵魂离开了躯体,经过痛苦和不幸而净化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蝴蝶在痛苦、长久的净化后拥有的美丽和动人,恰是人的灵魂即精神的形象写照。

文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关系着民族的灵魂,犹如人类灵魂的灯塔。文学要承当社会使命,事关着人类的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展示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带给读者的精神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值得肯定的是《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他们对文学持有坚定信念,在文学道路上都有过长期探索和不懈追求,他们风格迥异的作品,从各个侧面表现人生,描写社会和自然,研究探讨文学中的各种规律,表达他们独特的主观见解和深刻的内心感受,给予我们审美感觉、艺术魅力和理性反思,使我们感悟到人生真谛和心灵启迪,伴随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进。

普绪赫是不朽的,她永远透射出青春的力量。文学是不朽的,她永远引领我们在精神的世界里前行。但愿《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文学之树常青,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臧建民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目 录

第一章	仓皇离甬	申城帮佣	1
第二章	夜校起步	走进高校	56
第三章	虔诚入川	黯然出川	91
第四章	移花接木	“黛玉”下嫁	139
第五章	父不识子	聘作西席	219
第六章	误会解除	前嫌冰释	273
第七章	夫婿情人	艰难抉择	320
第八章	舐犊情深	破镜难圆	358
第九章	真相大白	长啸向天	392

第一章

仓皇离甬 申城帮佣

—

公元 1946 年春天，宁波。

清晨，熙熙攘攘的宁波码头，从江亚轮上走下一位中年妇女，她脑后梳髻，身穿深蓝色斜纹布的棉袍，脚着自制黑直贡呢的棉鞋，一手挽着个蓝底白花的布包，一手里拿了个绿白相间的网线兜，网线兜底部放了只旧脸盆，面盆里是只更大的旧布包袱，歇脚时把网线兜往地上一放，网兜便可以稳稳地坐住，盆内的包袱不致弄脏，这是常见的当年出门人的行装。无论远处粗看还是近处打量，中年妇女既不像是宁波田头劳作日晒雨淋的农妇，而她那急匆匆蹬蹬蹬的步伐，又缺少家庭主妇的自信。目光锐利的人，一眼可以看出，这是一位多年在上海有钱人家帮佣的娘姨。

中年妇女人称阿良婶，因为战争，她已经有两三年没回到宁波老家了。近十年来，她一直在上海帮佣，老屋由本家代看，本家多次托便人带口信来，说房子漏得厉害，要请泥水匠来修理捉漏，若不然，越漏越厉害，屋子有垮塌的危险。

在本家和亲戚们的眼里，阿良婶是个人物。十二年前，丈夫阿良过世，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幸而有个远房堂嫂，推荐她到上海自己的妹妹张家去帮佣，家境这才慢慢地好转，几年下来，不但养大了儿子，还由张先生作保，把儿子秦德荐到一家五金店做学生意（上海人称学徒为学生意）。儿子满师后没过几年，在上海借了房子成了家。有人在上海看见她，虽说还在帮佣，手指上却戴起了黄灿灿韭菜形的金戒指。一个寡妇人家能撑起这么大的一片天，是蛮有点本事的。提起她来，乡下亲戚邻居言谈间，无不竖起大拇指夸她能干。

阿良婶的儿子秦德在上海成家是事实，但也就是租了一间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能在尺土寸金的上海有了自己的窠，在宁波乡下人看来，是很可以骄人的。阿良婶的媳妇今年要生孩子了，儿子生意忙，要她辞工回家侍候产妇带孙子。帮佣多年，阿良婶手头着实积了些钱和东西，辞工前她先回乡下老家一次，修修房子，万一战事再起，一家人也有个退路。跟东家一说，张师母同意了，不过张师母要她在乡下寻一个可靠的女佣来代替她。

解放前后，住在上海的宁波人家要请女佣，一般都不到荐头店物色，荐头店呈的佣工来自江南各地，不知根底不可靠。东家们大抵是托亲戚朋友在乡下寻觅，一则同乡，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同；再则有根底可寻，不怕她会做偷盗卷包的事情。觅一个可靠而又能干的替工，这是当时师母同意她辞工的条件。儿子阿德的生意是张先生荐的，而且按张师母说，是她特意要张先生荐阿德到任先生店里，任先生为人厚道可靠，张先生的朋友中，师母最看重任先生，师母如此厚待她，她的话不可不买账。

三年没回老家，她带了不少人事，网兜里有毛巾肥皂牙粉，

还有火柴洋袜线团等等。乡下穷，乡下人连一包火柴都当宝贝。平时炉灶用稻草灰把火捂着，要用时候吹口气，火就着了，倘若炉灶内没余火，即使有火柴，也轻易不划，出门遥望，看看谁家的烟囱炊烟袅袅，于是拿根蕃薯藤做的引火绳（将蕃薯藤泡在水里烂掉表皮晒干），到邻居家去讨火，省下一根在乡下不易买到的火柴。

走了半个时辰，本家祠堂已经远远在望了，自己的房子应该是不远了，祠堂的墙壁上两排赭字，一边是“肃清汉奸”，一边是“剿灭共匪”。她虽不识字，但在祠堂的粉墙上乱涂乱写，她不以为然。脚下的一肩半宽的路面很干燥，这是当年一家大户人家为了嫁女铺设的一块块石板相连的石板路，石板路的一边是条小河，另一边是种着庄稼的田地。正走着，迎面推推搡搡地过来一拨人，前面是一个被反绑着双手的二十多岁的后生，身后几个穿老虎皮的人骂骂咧咧地在推他，只听那人在辩解：“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汉奸，那是个受人诅咒的字眼，八年抗战，那些仗着东洋鬼子势力耀武扬威的混蛋，哪个不恨？她东家张家的弄堂里，12号就住过一个汉奸，主人战乱中去了重庆，汉奸把替主人看家的亲戚和仆役赶走，霸占着住在里头。从这汉奸进住以后，弄堂里就不得安静，一些穿黑香云纱衫裤白相人，常常一手抄腰一手持烟地在弄堂里进进出出，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也不时地进进出出，一天到晚，不是喝酒猜拳，就是尖唱怪叫，弄堂里的人家对此无不深恶痛绝，却又敢怒而不敢言。胜利后，这个汉奸被捉了进去，主人从重庆回来入住，邻居们无不拍手称快。现在看来，乡下也在捉汉奸，该捉，该枪毙的枪毙，该判刑的判刑。路窄人多，她避过一边，朝那个汉奸的背影投去一个白眼。

“阿良婶，你回来了？”正在田里挖荸荠的乡邻阿发招呼她。“怎么不托便人带个口信，我也好到码头接你。这几天早上，我一直在码头上挑行李，凑巧今朝没去……”

“谢谢你，阿发，我行李不多，自己拿得动的。”阿良婶回答。“阿发，你勤力的，老清早就在田里做生活了。”

“唉，种田人，勤力还吃不饱，还敢偷懒？倒还是你啊，阿良婶，待在上海，太阳不晒雨不淋，水不担肥不挑，越来越后生（年轻）了。上海房子也买了，金戒指也戴起来了，那像阿拉一年忙到头，还吃不饱。”阿发脸上一付艳羡的神情。

听着邻居的赞誉，阿良婶心里很受用。她问阿发：“刚刚我兜头碰着捉人，是啥人？这人我没看见过？嘴巴里一路在喊‘我不是汉奸，我不是汉奸……’”

“他讲得不错，他是不是汉奸……”阿发边说边从田坎中间走到路边，用手遮住半边嘴巴，做出一种讲悄悄话的样子。“他是……”见阿发如此神秘状，石板路上的阿良婶也不由得弯下了身子听他讲。阿发说：“他不是汉奸，他是三五支队……”

“三五支队？不是说三五支队是打日本人吗，哪能又会去当汉奸？”阿良婶惊讶的问。

“三五支队是共产党，现在是汉奸也要捉，共产党也要捉，告发个汉奸，赏袁大头五元，告发个三五支队，赏袁大头十元。三五支队比汉奸值钱。刚刚捉过去的这人，是吴婆的阿侄，他有事情到阿姑家来，不晓得啥人看见了，去告发，讲他是三五支队……”

“啥人告发的？这种人真十恶不赦……”阿良婶骂道。

“不晓得。”阿发边说边弯腰，从地下拿起一只装着荸荠的破淘萝，殷勤地递给阿良婶。“阿良婶，荸荠拿些去吃吃，清火的。”

阿良娣连连摇头说：“阿发，谢谢你，你看我两只手没空，你留了去卖钞票吧。”

“卖给啥人去？去年荸荠买得起价钱，大家都种荸荠，弄得今年荸荠烂市了，卖又卖不脱，自己吃又吃不掉。你两只手没空，等一息昼过，我送到你家里去，我还有点事情求你……”

“求我？什么事求我，我回来是来修房子的，待不了多少天的，帮不着你啥忙的。”阿良娣闻言，立即关门上闩。

“阿良娣，你放心，我不是问你借钞票。”阿发说：“讲讲难为情相，上海有没有人家要用娘姨的，你给阿六娘也荐份人家，乡下日脚实在难过，一年做到头，还不及你在上海帮人赚得动，阿六娘手脚勤快样样会做，力气又大，这你是晓得的，乡里乡亲的帮帮忙，帮帮忙……”

原来阿发求她是这回事，虽则主人家托她到乡下物色替工，但到上海当女佣是要有条件的，不是手脚勤快可以帮佣的。阿发老婆这样的人，东家不会要的，但又不便当面拒绝阿发，所以只好打个哈哈搪塞：“阿发，你不要跟我寻开心了，你们两公婆介要好，她前脚去，你后脚跟了来，主人家发火，我这个荐头不是要轧偏头了。”

她辞工时东家曾发话，倘若一时没合适的人，她还要继续做下去。昨夜在夜航的江亚轮上，她将乡里乡亲在脑子里滤一遍时，阿发老婆连影子都不曾闪过。师母的条件是：年纪不要太大，人要长得稍为登样些，粗细生活，包括收拾房间、烧饭、烧菜、针线样样都要拿得起……

阿发讲，他老婆勤快，乡下女人有几个懒惰的？阿发老婆勤快是勤快，力气也大的，但也就是会做做田头生活，挑挑稻谷担担肥，城里的娘姨用不着做这些事情。城里娘姨需要的本事，阿

发老婆一样也没有。就讲针线生活吧，阿发老婆不要说做衣服，单就看看阿发和他几个孩子衣服上补丁，粗针大脚，蚕宝宝都钻得过去，再说烧菜本事，他们家的饭桌上，一年到头不是咸菜煮煮就是豆腐渣蒸蒸，铁锅子里寻不出几滴油星子，这样人家的主妇怎么会烧精致的菜肴？而且阿发嫂长相又黑又粗，来个客人，上茶上菜，东家没有面子。就算荐了去，做不了半天，就要被回头（辞退）的。

在乡下，倒也不是没有能干的娘子，但不是人家有点身价的，就是家里有老有小出不去。能出得去的，或者像阿发老婆那样不中主人的意；或者会做针线的不会烧菜，会烧一手好菜的，却又好吃懒做。数来数去，所有的人选中，只有河东陈信嫂最合适，陈信嫂的父亲和公公都是撑船人。“撑船人”这是当时对轮船上船员和伙计的通称，哪怕他对撑船事项一窍不通。陈信嫂的父亲和公公是同一条船上的“撑船人”。陈信嫂的父亲专管轮船上给外国水手洗熨衣服的，陈信嫂阿公是轮船上的中餐厨师。外国轮船上做事，在乡下人眼里，这才是见过大世面，赚得动的男人。陈、方两家是同事加同乡，方家的女儿模样俊俏能干麻利，陈家的小官人颇长清秀断文识字，郎才女貌且又门当户对，两家欢欢喜喜地做了亲。两年后，生了儿子，老公公给孙子起名叫甬生，因为甬生妈妈姓方，甬生的小名叫阿方。本来一家人过得蛮蛮好好的，偏偏那年出海，老公公得了重症，船上又没好医生，耽搁了，回来不久就过世了。老公公一过世，一些无赖之流看上陈家家境富饶，缠上了陈信，勾引陈信到外面去游玩。陈信上面二个阿姐，第三胎才生下陈信，是个宝贝儿子，从小娇生惯养，难免好吃懒做。单单娇生惯养好吃懒做倒也罢了，陈信父亲赚下来的钱，再加上有个能干的媳妇当家，在乡下可以过得长长远

远，不会败家的。可恨的是一些坏淘们勾引陈信去赌，赌到后来是嫖，没过一年半载，陈信吃喝嫖赌样样都来，家里原来几亩请雇短工种的地，给他卖得干干净净，成了村里出名的滥料坯，人称“陈浪荡”。老阿婆见儿子不争气，一口气咽不过来，不久也一脚去了。爹娘过世后，陈家的开销，一靠当当卖卖，二靠地边屋后几分菜地，三靠陈信嫂给人家做做针线勉强度日。村里人一提起他，人家都伸小手指“这只滥浮尸不会好的”。“滥浮尸”有钞票时在外头胡吃海喝，没钱时回家搜括陈信嫂赚的手工钱。

陈信穷虽穷，但因为是出门人家出身，自己看自己身份很高，让老婆出去帮佣，他肯定不会答应的，再说陈信嫂身边还有个五六岁的孩子阿方，就是陈信肯，陈信嫂也脱不开身。

回来修房子的阿良婶，颇有几分衣锦荣归的气派，会乡亲，送人事，忙得不可开交，直到将近动身，都还没有选定合适的人选。那天她正在屋子里收拾东西，听天井里有女人声音问：“阿良婶在家吗？”正在屋外和洋灰的泥水匠回答：“阿良婶在家里，你进去就是了。”

阿良婶闻声迎了出来，抬头一看，原来不是别人，竟是觅之不着的陈信嫂，陈信嫂左手拿着一包宁波咸光饼，右手携着个六七岁的孩子。

“啊唷，是陈信嫂啊，我回来以后一直忙，也没工夫去看你，你好呀，还拿东西来做啥。”阿良婶把陈信嫂让进屋里，一面摸着阿方的头说：“阿方这么大了，我上次看见他，他还刚刚学走路，长得一半像爷一半像娘，乡下头还真找不出这样漂亮的男小信。”接着又嗔怪说：“陈信嫂，你来就是了，还拿啥东西来……”边说边拿出乡亲们送的自制宁波印糕塞到阿方手里。

寒暄了几句天气旅途，阿良婶觉察陈信嫂似有话要说，果

然，陈信嫂说：“阿良婶，你在上海有办法，阿好帮我也荐份人家去做做？”阿良婶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没去找她，她倒自己送上门来了，这实在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不过她出言谨慎说：“给你荐份人家？陈信嫂，不是我说，你娘家夫家都是出门人家，有身份的，哪会穷得像我一样出去帮佣，陈信听见肯定不肯的……”

“他不肯，他又不养我们俩娘，出门人家又哪能，总不见得贴起肚皮摆身份……”

“话倒是的，不过你身边还有阿方，上海不作兴带着小人帮佣的，你舍得将他丢给陈信……”

陈信嫂连连摇头：“哪能好丢给陈信。我有个阿弟在上海鞋帽店当店员的，前几年也结了婚，有两个小孩。阿方已经七岁了，从小蛮乖的，不会讨手脚的，寄养在阿弟家，我每个月多贴些生活费给他们。阿弟弟媳妇不会不肯的。”

既然陈信和阿方都不成问题，这当然是最好也没有了。陈信嫂的阿公是厨师，老阿婆也蛮会烧烧的，陈信嫂嫁过来，从阿婆手里学会全套烹饪本事。老阿公在世时，过年过节，亲戚朋友来往，婆媳俩随随便便就可以抬出一两桌酒席。要是陈信嫂肯顶替她上工，主人家一定看得中的，所以阿良婶满口答应。

临走，陈信嫂提出个要求，因为没征得陈信的同意，所以她只能悄悄地走，不能让陈信和乡亲们晓得，若是传扬开来，只怕就走不成了。阿良婶觉得陈信嫂讲得有理，从她自身来说，她回乡以来，托她寻份东家的亲戚邻居，她记都记不过来了，一家也没答应，现在突然要带陈信嫂走，这些亲戚知道了，帮外头人，不帮自家人，肯定会生气。这样，她以后回来岂不要看亲戚们的脸色。所以她也认为还是悄悄地走好，一走了之，别人也恼她不着。

二

在开往上海的“江静轮”统舱里，阿良娣熟门熟路地借了两张草席，铺了块大地铺，三人坐在上面，简单地吃了些随身带的冷饭和菜肴当晚饭。统舱底下就是轮机房，嘎嘎嘎的机器声吵得人难以入睡，阿方是小孩，累了一天，再大的声音也不影响他睡觉，吃过晚饭一会就睡着了。陈信嫂从小到大，从来没出过远门，更别说帮佣了，她有好多话要问阿良娣，因为要瞒人耳目，不便去阿良娣家，因此直至上船后的此刻，才有开口机会。她问阿良娣东家里有多少人，先生师母厉害不厉害，要当心些什么……

已经上了轮船，阿良娣也不再讳言帮佣的辛苦。“陈信嫂，你从没出门帮过人，我跟你说句老实话，帮人这口饭也不是好吃的，乡下人讲得我在上海花好稻好样样好，不要挑水挑肥镬地，不晒太阳不淋雨，恁意得不得了……”说到此，阿良娣摇头叹气：“你想想，端人家饭碗能惬意吗？到东家家里，眼快手快脚快顶要紧。上海不比乡下，烧饭烧菜他们不用稻柴烧大灶，他们用煤球炉的。每天早上五点多就要起来，第一樁事情是生煤球炉，炉子要拿到后天井去生，等烟冒完了再拿进来，先烧开水后烧泡饭，再把两只马桶拎下来，放在弄堂口，拉马桶车的人会帮你倒掉的。等主人家吃早饭时候，你抽空把马桶刷干净，放在后门口吹一吹。师母去买菜，你要抓紧辰光收拾各个屋子，叠被子铺床揩桌子，师母买菜回来，拣菜汰菜淘米，准备午饭。吃过午饭，拖各个房间地板，空下来帮师母做针线，张家人多开销大，师母和小孩的鞋子都是自家做的，连鞋底也是自己糊了布壳扎的。下午四五点钟开始准备夜饭。晚上，还要给最小两个孩子汰面汰

脚，等统统收拾完也就十点敲过了。”

“十点钟睡觉……”陈信嫂问。

“十点钟睡觉？这你想也不要想。张家的客厅里的红木家具，全是带雕花的。照师母的说法，家具缝缝道道里积了灰，让客人看见，是最坍台的事情，所以夜里东家一家都睡了以后，你就要揩缝缝道道里的灰尘，一晚上也就只能揩个十来只雕花角角……”

“一晚上只能揩十来只？”陈信嫂不解地问。

“是啊，你以为就拿揩布抹两抹就好了？不是的，要把揩布穿进缝缝道里，像擦皮鞋这样的拖来拖去地擦，擦得发亮。两只八仙桌、六把太师椅、一只条几、四只茶几，这些红木家具的转角处都有雕花的，几十只雕花要分几批才能揩完，不过十一点，你不要想睡觉……”

一席话听得陈信嫂很意外，十一点多睡觉，五点多起床，这岂不比乡下种田人还要劳碌。平时听乡下人说起阿良婶，一个个都跷起大拇指羡慕不已，说是阿良婶在上海帮佣，一天到晚，只在屋子里头做做家务动动针线，到日子头上工钿照牌头，一分钱不会少的。现在看来帮佣并非真的如此轻松，听她的讲法，从眼睛一张开做起，做到上床睡觉，没有一刻钟是自己辰光，原先还打算带些阿方鞋袜手脚的针线活，每天抽晚上时间做几针，阿方可以穿得体面些。现在主人家本身就有针线活要做，再要想夹带点阿方的私活肯定就难了，除非自己睡得再晏些。

“还有主人家吃饭时候，你要在旁边侍候，看见哪个人的碗空了，不要等主人家喊，要眼快手快的接过来添饭，菜冷了要热，汤不够了要添。等他们统统吃完，你收拾桌子，搬到厨房间再吃……”陈信嫂点点头，这倒没有什么，阿公请客，作媳妇的也要

在旁边侍候添饭上菜的。

“还有，顶要紧的是，你切切要记牢的是，师母问起你老公儿子来，你千万不可讲真话。你就讲老公外头另外有人，已经几年不来管你们了，儿子放在娘家，请娘家照应。你千万不可让主人家知道你儿子在上海，晓得你儿子在上海，东家不肯雇你的。为啥呢，有儿子住在相近，难免会藏藏掖掖的藏点吃的用的给儿子……”

“这样说来，我不能去看阿方，阿方不能来看我的？”闻言，陈信嫂不由得一惊。

“你真想得出来，人家大人家，怎么能够让你当娘姨的小人进进出出，你要是实在想儿子，隔几个月告个假，只说是乡下有便人上来，你去托他们带些工钿回去。阿方是万万不可让他上门的，万一给主人家碰到，回头你生意，叫你卷铺盖，我也没第二份人家好荐你去做。”阿良娣的话犹似最后通牒。

同在上海，母子却不能见面，这比早起晏睡，东家吃饭她在旁边侍候，更难让陈信嫂接受。不过已经到了这一步，不接受也要接受，现在就是可以退回去，她也不愿意退回去的。

阿良娣见陈信嫂面有难色，放缓了口气：“陈信嫂。要讲帮佣，张家算得上是好人家的，小人是多的，事体是忙的，不过先生师母都是厚道人，对人不满意时，就是面色难看些，从来不恶嘴眼相骂人的。张家二个女儿已经出嫁，大小姐嫁给个公司里坐写字间的，前几年自己在小学里教书，条件还好，后来生了孩子，就不出来教书了，她家里没佣人，被头床单自己洗不动，拿来我帮她洗，过年过节，她总要开销些赏钱给我；二小姐的老公是个留学生，在大学里教书，家里着实有两钿。生了个女孩，长得特别漂亮，漂亮是漂亮，作是也特别会作，每次到外婆家来总要作上